

忙成春天的模样

雷长江



春节的烟花惊醒了冬的酣梦，万物开始复苏，一切都在偷偷忙成春天的模样。

远山忙着抖落覆盖的冰雪，河流忙着结束坚冰的束缚，大地忙着汲取地层深处的浆水，天空忙着展现给太阳一片蔚蓝。

南来的风忙啊，翻越千山万水，一寸一寸带来春的讯息；江南的雨也忙啊，借着一块一块沉重的云朵，让冬雪融化成淅淅沥沥的交响；此时，连阳光也忙了起来，穿透弥漫、高远和冷冽，急速直射下来，变得愈加舒适和煦暖。

山上的松柏一身青绿，忙着站立在季节的门口呼朋引伴；路旁的白杨紧随其后，树枝上早就孕育着硕大的毛茸茸的芽孢；河边的垂柳悠悠飘荡的枝条在风中渐渐酥软变黄，沉默的

老榆树韧性十足的曲枝上已经泛起了紫红的骨朵穗。

草枯草荣，向阳的缓坡已经冒出来半截黄半截绿的嫩草尖，树林里潮湿的草甸子上野小蒜露出绣针一样绿紫色的头，屋檐下的车前子展开了嫩绿的叶片，窗前的羊角葱第一个冲出还未完解冻的垄台，它们都像星星一样，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幕布中眨着惶惶的眼睛。

青蛙和蛇解除了冬眠，忙着从洞穴里爬出来觅食；大雁和天鹅忙着北归，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芳草地；麻雀和喜鹊一直留在原地忙着筑巢孕育宝宝。大公鸡雄赳赳带领一群母鸡走出院子，泛红透亮的鸡冠一看就知道忙着产蛋；鸭鹅在河水里追逐嬉戏，忙着啄洗梳理羽毛；牛羊悠闲地散步在丛林山岗，忙着咀嚼喷香的草籽；猫狗忙着在房前屋后奔跑，累了就趴在草垛和柴堆上晒太阳睡大觉。一年之计在于春。

父亲把厢房里的农具全都搬出来，安的安，擦的擦，磨的磨，一件一件修理好后顺溜地戳在墙角，只等着谷雨播种和耕耘；母亲把悬挂在房梁上的各种菜籽拿出来，一样一样放在

白瓷缸里浸泡生芽，然后移栽在旧的脸盆里，扣上白色的塑料薄膜。储藏了一冬的地瓜干子被请了出来，父亲铺上两块砖厚的沙土，浇上水，温度好，几天之后就能发芽。花生种、玉米种、大豆种、高粱种也都被请出，它们种植管理简单，抗旱抗病高产。复合肥、尿素等整齐地堆在仓房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春风又绿江南岸。宋朝的王安石当了宰相后就更忙了，他锐意改革推行新法，却遭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坚决反对，他站在船头上，极目远望，但见青山隐隐，江水滔滔，春风绿野，皓月当空，于是触景生情，走进船舶，拿出纸笔，略一思索，就写了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一个“绿”字使整首诗活色生香，一个“绿”让那个时代的诗人们纷纷拿起笔墨抒写忙春的诗章。

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在他的《行香子·树绕村庄》中写道：“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他运用白

描的手法、浅近的语言，勾勒出一幅春光明媚、万物竞发的田园风光图。

唐朝大诗人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他的《春中田园作》中写道：“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覩泉脉……”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的意境。纸上的春天在唐诗宋词里很是热闹。轻轻漫过韩愈笔下的初春，“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春天就越来越有模样了！

最近迷上白音格力散文集《我一定会忙成春天的》，在他意蕴深厚，隽永绵长的文字中，春天像一幅印象派画家的杰作，静静地挂于眼帘。

我知道，他一定会忙成春天的。那么，我也想和他一样，沐浴着暖阳，徜徉在风中，着一件浅绿色的外衣，默默地看春风十里，默默地看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温暖的、温柔的、温馨的小城故事。

儿时的江南

陈宏哲

儿时，家乡房前屋后沟渠纵横，一年四季总有流水相伴，让人有身处水乡之感。

记忆中，老家门前有条小溪，清一色的鹅卵石底子，水流潺潺，昼夜不息。据村里最长寿的老人讲，这条溪流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人知道它存在了多少年。每年春季，小溪岸上的柳树绽开了嫩芽，妩媚的柳丝宛如少女的长发，轻轻地垂到溪水中，惹得鱼儿也翘翘秋天。清明前后，踏青的乡亲们，谈恋爱的小情侣都喜欢光顾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小溪堤岸。我和伙伴们经常到溪水里捞彩色石子、捉螃蟹、逮鱼虾。夏季，小溪成了妇女们洗衣服，因为它有鹅卵石铺就的底子，且水质永远是那么的纯净清冽，让人眷恋。

小溪东边紧邻的一方稻田，宛若一块块明亮的大镜子，映照着蓝天白云。春天来了，青蛙们在稻田里尽情地“呱呱——呱呱——”，它们在歌颂生活，歌颂爱情！蛙鸣声中，燕子穿过垂柳，斜着身子掠过水面，飞到稻田边衔取春泥，然后在屋檐下筑窝。稻田的水域中有成群的小鱼在自由游弋，蝌蚪们甩着黑黑的小脑袋，活像一个个小逗号。我和小伙伴们拿着瓶子逮鱼或捉蝌蚪，欢声笑语在稻田上空回荡。夏天到了，稻田里的秧苗郁郁葱葱，放眼望去，确实有种一碧千里的气势。秋季，稻子熟了，黄澄澄的一片，黄得那么纯净，那么均匀，像铺了一地金子。冬天，稻田里结了层厚厚的冰，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那儿滑冰，在冰面上抽陀螺，稻田成了我们儿时的天然游乐场。

稻田北边有个葫芦状的水坝，发源于北山谷底的涓涓山泉一路蜿蜒前行，在坝坝处汇聚成一个大水潭。若把水潭比作葫芦，山泉则是那条葫芦藤了。水潭有两亩见方，被东西两岸的山坡环抱，除冬季外，所见皆是碧波荡漾。水潭北边的浅水处长满了密密层层的芦苇，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来芦苇地里拔草、采蘑菇、折苇笛、收鸟蛋。我们常在河坝处钓鱼，在水潭里游泳，玩得不亦乐乎。

稻田东边也有条河，区别于它西边的小溪来说，叫作“新河”。据说当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全国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改天换地”运动，统一把河流向东移动30米，于是村里就有了这条人工开采的“新河”，而那条不知流淌了多少年，哺育过多少代家乡儿女的小溪就正式退居为“老河”了。新河的缺点是泥底子，人脚一下去，河水立马变浑浊，这让小伙伴们心里都不爽。夏季里新河经常涨大水，动辄掀翻木桥，甚至冲毁堤岸，更让我们打心底里喜欢不起它来。

除河流外，村子里的东岭、西岭、南塬、北坡的洼地里都散落着一些大大小小的池塘，有的用于蓄水抗旱，有的养着鱼虾。印象最深的是村子南边的池塘里栽满了荷花，夏季，骄阳似火，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到池塘中采莲蓬，举在头顶遮阳，有时也偷折荷花，采摘莲蓬。但无论去村子里的哪一处池塘，只要用竹竿到水草旁一捞，随便便能捞出好几条鱼儿来。我家老屋后也有一条水渠，水一年四季从未断流，水渠中常有泥鳅出没，用水盆贴着渠底一舀，就有好几条泥鳅在盆中乱窜呢。

儿时记忆里，小溪、稻田、池塘、水渠等似乎永远有着昼夜流不息的水，时时都焕发着水的灵性，处处都洋溢着诗情画意。儿时的我没有见过江南水乡，便想象着家乡的水域里除了不能泛舟外，应该和江南没有什么两样了，似乎也是一种小江南了。

近几年，河坝处的水潭干枯了，新河断流了，老河也彻底干涸了，稻田如今变成了旱地，池塘也都统统消失不见了，儿时记忆中的水域已全部淡出了我的视野，让我多少有点怀念儿时的水乡，儿时的“江南”了。

老伙计

黄钦海

富起来的商南人，出行小汽车代步，一字长龙，蔚为壮观。而我独爱的“老伙计”灵活便捷，穿梭小城，风雨无阻。“老伙计”是一辆铃木牌摩托车，与我相伴二十年了，我对它颇有感情。

作为80后，怀旧深深融入血液。永远忘不了白鲁础——梦想开始的地方和工作第一站。白鲁础，又称商南的“青藏高原”，高寒偏远是出了名的，离县城远，交通不便。记得去的第一天，在摇晃的通村班车上颠簸三四个小时到达工作地点，下车后难以站立，胃里翻江倒海，痛苦至极。司机告诉我，此趟班车是通往县城唯一的一辆班车，一天一趟，早发晚回，莫要错过。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教育之旅。上学是为了走出大山，工作却让我走进大山。我经常因错过班车无法回家而发愁，做梦都渴望攒钱买一辆摩托车代步。可是刚刚参加工作，买辆摩托车谈何容易。好在有父亲出手相助，我总算有了人生的第一辆代步工具。花开花落，寒来暑往。数不清的上班路上和下班途中，有了这辆摩托车，我飞驰在山间的小路上，任凭尘土飞扬梦向远方；我跨越丹水商山，深信三尺讲台桑梓成苑；我寻觅知音伴侣，坚信有情人终成眷属。斗转星移，摩托车成了我一路前行的伙伴和朋友，在白路上、湘超路上、开白路上，都留下了我和它的身影。我歌，它停；我行，它动。它默默陪伴，如影随形，见证了风花雪夜，走过了崎岖泥泞，等来了春暖花开。

稳定了工作，安置了家庭，摩托车也随我进了城，享受柏油路面的平坦和小城的春夏秋冬。一家人冬天出行享受着小车舒适，我的“老伙计”却在墙角静默安好。夏日阳光正好温度回升，我又请它出库存梭小城。冬藏夏骑，“老伙计”经不住岁月的磨砺，褪去了光鲜的外衣，可它的工作性能依然稳定可靠，我也舍不得置换。

春日正暖，开学在即。我给“老伙计”加满了油，让它载着我与我的初心，一起驶向春天里。

商洛山

(总第2425期)

刊头摄影 程刚



杏花忆

五禾

春天是张扬喧闹的季节，花花草草都努力伸展着拳脚，为这个季节增添着属于自己的一抹颜色。

在这样热闹的季节里，我常常想起家乡的老屋，想起老屋门前的那个小园子，想起小园子角上的那棵老杏树，想起老杏树春天里盛开的那一树繁花。

家乡的房子是那种古老的土房子，出了院子，老式楼门对面有一个大约五六十平方米，看起来四四方方的空地，空地周边散放着几个光滑的大青石，那是乡亲们来我家串门聊天的坐凳。

空地的周边断断续续地围砌着几层大小不一的石块，被圈起来的空地就有了可以被称呼为“园子”的样子。

园子中央栽着几棵树，一棵核桃树，一棵苹果树，那是父亲栽的树，还是“青少年”，它们好像一直是半大不小的样子，也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享用。园子西南角上生长着一棵老杏树，树冠很大，树干又高又粗，疤痕累累，显然它已历尽沧桑。夏天的时候，老杏树浓浓的树

荫会遮盖大半个园子，那里就是我们避暑乘凉的好去处。

我最喜欢园子的春天。花开季节，那棵“青少年”苹果树开着少许的白色花朵，不太惹眼。“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总想起这句诗。是的，它不招摇，开的小花也稀疏，不会引人注目。园子因为树荫遮挡，见不了多少阳光，除了会有少许的韭菜生长外，整个春天，园子就是那棵老杏树的天下，花开的季节，它是园子里的“王”。

每年三月，老杏树枝的颜色就开始变成深红，慢慢地枝干上有了花蕊，先是红色的小苞，由小变大，不几日就张开了口，像极了刚学步的娃娃咧着的小嘴。不经意间，小嘴就变成了笑脸，粉嘟嘟的花儿开满了枝头。

初开的花儿是粉白的，到了中期，粉白的花瓣慢慢变白，再到越来越白，白到耀眼，白到如雪。繁花开得肆无忌惮，重重叠叠的花枝，高高低低地布满了小小的园子，美到极致，也招摇到极致。头顶

上“嗡嗡嗡”的蜜蜂声像乐队演奏出的重低音，浓烈的杏花香弥漫了整个园子，也弥散到周围邻居的院子。“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我总会调皮地这样想，也许杏树真是喜欢显山露水、不太安分的树种。

有风吹过，杏花摇落一地。霎时间，地上变得雪白，地上的雪白衬托着树上的雪白，一棵老树就这样渲染了满园的春天。

奶奶和母亲是好客的人，村里的姑娘媳妇喜欢来我家串门，她们会成晌坐在园子边上的青石上聊天，说着村里的家长里短。

那时的我，最惬意的事就是拿一把竹编的椅子坐在树下，在杏花香里捧一本心爱的书，读几首唐诗宋词。书中的女主角，大多有长长的睫毛，低垂下眼帘，面颊上会留下弧形的阴影，一滴清泪会在她的睫毛上慢慢滑落……美吗？美到极致，像极了我头顶上的杏花。

说来奇怪，在我的记忆当中，那棵老

杏树似乎从未有过累累硕果，大多在“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时节，就早早落了果。后来，我一直在想，它也许真是为开花而生的。我偶然觉得这样的花事像一场老电影里的一对痴情男女的盛大爱情故事，彼此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感情繁盛的花朵开到荼蘼，去渲染一段光阴，然后华丽落幕。

后来，也因为不结果，老人们都说那是棵没有用处的树。记不清在哪一年，老杏树终是被砍伐了。

后来，也看不到那一树繁花，感受不到那一场春天的喧闹。家乡春天的回忆也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我在小城定居，随着家乡老人们的一个个离去，渐渐黯淡和模糊起来。

可我依然会在某个深夜的梦里，看见那棵老杏树的影子，会闻到那沁人的花香，会听见那树冠上“嗡嗡”的蜂鸣；还会看见园子边大青石上坐着的慈祥老人，看见杏树下捧着书本的那个黄毛丫头……当然，也有泪水濡湿了面颊。